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四十八
四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六　史部

通典卷四十八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八　吉七

諸侯大夫士宗廟　庶人祭寢附　周　後漢　晉　宋　後魏　東魏　北齊

大唐

周制諸侯五廟於中門外之左　考工記曰左祖右社　二昭二穆與太祖廟而五　太祖始封之君　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諸侯五廟又兩廟降於天子不月祭也鄭玄曰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也享嘗四時祭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盧植云天子之大夫也鄭玄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亦然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王肅曰大夫無祖考廟唯別子為宗者有祖考廟然有祖考廟者無王考廟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鄭玄曰太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代不禘祫無主耳適士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上士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肅曰官師中下士也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筵於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玄冕二王後及方伯為公者與魯侯於周公廟服袞冕大夫以朝服

士以玄冠玄端也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以爲敬謹也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也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丁者未必遇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巳亥辛亥亦用之苟有亥焉可矣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宿戒尸先宿尸者重所用又將筮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儐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祝爲儐者尸神象也明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擊皆殺也此既省告備乃殺雍爨在門東南北上特牲饋食禮陳鼎於門外

北面棜在南實獸腊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宗人視牲告充雍人作豕崔靈恩云二王後則自用其牲棜音於據反司宮概籩豆爵觶於東堂下雍人陳鼎五士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亨於門外東方鐏於戶東實籩豆於房中司馬升羊右胖骨十一體腸胃祭肺各三舉肺一升上也脾不升近竅賤也此據大夫也若諸侯則太牢士則特牲胖音判士升豕如升胖之儀雍人掄膚九實於一鼎掄擇也膚脅革肉也擇之取美司士又升魚腊司宮鐏兩甒音武於房戶間有玄酒小祝設槃匜餘之反於西階東為尸將盥主人朝服立於阼階司宮設筵於奧祝設几於筵上右之布神座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主人出迎鼎主人先

入尊導有司各升實籩豆罇俎祝盥升西階主人盥升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入戶內西面將納祭也祝先接神也士禮則主婦宗人宗婦升實籩豆等主婦被髲他計反衣侈袂薦自東房士禮主婦纚笄宵衣盥自中房薦豆崔靈恩云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佐食司士序升西階相從設俎主婦設稷興入房祝酌奠祝主人再拜祝出迎尸尸升西階祝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拜之使安坐也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尸祭卒食告飽主人酌酒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啐

卒爵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卒爵祝與佐食盥手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授以東嘏於主人其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禄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受黍嘗之納諸內嘗之者重之至也納入也主人獻祝又酌獻佐食主婦酌獻尸尸受主婦拜送尸祭酒卒爵又酢主婦主婦酌獻祝與上佐食亦如之及賓長獻尸尸酢賓主人出立於阼階祝立西階告曰利成利養也成畢也孝子養禮畢祝入尸謖主人降謖起也謖音所六反祝先尸從遂出於廟門事尸之禮訖於

廟門崔靈恩云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君夫人入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尸方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酳爲五更行四獻爲九也王之兄弟封爲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玄冕未賜珪瓚者不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灌用黄目爲上齊則獻象以下尸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後迎牲麗於碑鸞刀啓其毛血以授祝祝入詔於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西東面取膟膋燎於爐炭入詔神於室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爲三獻至薦熟時先以羮告設饌於堂然後迎尸於奥君拜妥尸酌清酒以獻爲四獻至酳五獻酬酢至七獻禮成

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祭法曰庶人無廟死曰鬼鄭玄曰庶人府史之屬也

記曰君子將營宫室宗廟

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大夫稱家始造事也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廟新成必釁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如志反）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自由也衈謂將欲割牲以

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也告神欲其聽之有司皆向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告者告宰夫也反命於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向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宗廟名器罇彝之屬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鷄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

曰尹祭稾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此皆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跡也腯肥也翰長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稾音考乾也商量也脡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豐茂也大鹹曰鹺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襃拜九曰肅拜稽首頭至地頓首頭叩地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云吉拜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音慟奇讀爲奇偶之奇謂

先屈一膝今雅拜也或曰奇讀爲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是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鄭玄謂振動戰慄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也撎音於志反

○後漢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制云今祭六代未立廟暫以廳事爲祭室須立廟如制備又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爲祭五廟諸畢耶按儀視殺延尸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

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答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爲宰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賀循祭儀云祭以首時及臘首時者四時之初月歲凡五祭將祭前期十日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前三日沐浴改服居於齋室不交外事不食葷辛靜志虛心思親之存及祭施位范汪祀禮云凡夫婦者皆同席貴賤同也兄弟同席謂未婚也牲大夫少牢士以特豕祭

前之夕及腊畢陳於門外主人即位西面宗人袒告充

主人視殺於門外主婦視饎於西堂下設洗於阼階東

南酒醴甒於房户牲皆體解肩臂臑三骨屬肱肩次臂臂次臑臑膊骼二屬股不取髀近竅不取骼股之本膊次體骼次膊脊以前為正脇旁中為正周人尚右胖俎以骨為主貴者取貴骨羊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豕一俎十一體舉肺一祭肺三腊大夫全鹿一俎魚一俎麷蕡白黑四物已廢今之俱出稻麥羞代之此朝事之籩大夫有之腶脩大夫賓尸主婦薦之糗餌粉餈四物羞籩酏食糝食羞豆也自糗以下六物少牢主人酬尸而薦以上皆大夫所加於士也凡新物皆隨時有而薦不可逆載從獻上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謂之燔隨酒行禮祭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遂親設黍稷及葅醢及棗栗之薦今飯果出房明

婦職也骼音古白反臑音奴到反醢音海平明設几筵東面爲神位進食乃祝祝乃酌奠拜祝訖拜退西面立少頃酌酳禮一獻畢拜受酢飲畢拜婦亞獻薦棗栗受酢如主人凡獻皆有炙主人以肝主婦以肉其次長賓三獻亦以燔從如主人次及兄弟獻始進俎庶羞衆賓兄弟行酬一徧而止徹神俎羹飯爲賓食食物如祭餕畢酌酳一周止佐徹神饋饌于室中西北隅以爲厭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改置於北庶幾見饗既設閑牖戶以爲幽暗宗人告畢賓乃退凡明日將祭令夕宿賓祭日主人

羣子孫宗人祝史皆詣廳事西面立以北爲上有薦新在四時仲月大夫士有田者既祭而又薦無田者薦而不祭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無疑於降大夫降視士士從庶人可也晉賀循云古者六卿天子上大夫也今之九卿光禄大夫諸秩中二千石者當之古之大夫亞於六卿今之五營校尉郡守諸侯二千石者當之上士亞於大夫今之尚書丞郎御史及秩千石縣令在官六品者當之古之中士亞於上士今之東宮洗馬舍人六百石縣令在官七品者當之古之下士亞於中士今之諸縣長丞尉在官八品九品者當之又不及飲菽飲水皆足致敬無害於孝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按禮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子當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爲士子爲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邵戢議桓

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玄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君玄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君玄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玄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宋劉裕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後魏孝明帝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太傅清河王懌議按禮記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並是後代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今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代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崇重越居正位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

代止於高祖曾祖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之殷鑒也禮緯云夏四廟至於孫五殷五廟至於孫六周六廟至於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代代相繼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懌又議曰古者廟堂皆別光武以來異室同堂是以相國構廟惟制一室周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准相國之廟以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即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懌議○東

魏靜帝武定六年營齊獻武王廟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厦頭徘徊鴟尾開四門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内院墻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内外門墻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祀廨並厨宰處東爲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將營宮廟崔昻等議按禮記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又按禮圖諸侯廟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儀注云執事者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崇

俻物殊等准據令廟宜開四門○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大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五品以上祠三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縱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用少牢如侍中王珪

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貞觀六年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爲立廟以媿其心儀鳳三年正月於文水縣置太原郡王廟武太后父士彠天寶十年正月敕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士令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於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其廟享儀制各具開元禮

天子皇后及諸侯神主周　漢　晉　大唐

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

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公羊傳曰既虞而作主至祔奉而祔於練主夏后氏以松殷祖廟左傳於祔始作之至練則祔人以栢周人以栗白虎通曰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栢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所以自戰慄亦不相襲廟主以木爲之木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

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及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卒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造木主立几筵焉特別喪禮既祀於寢不用之於宗廟也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逮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三年禮畢大禘乃皆同於吉也主之制四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一尺皆刻謚於背集禮志云在尸之南○漢儀云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寸木用栗○晉武帝太康中制太廟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大唐之制長尺二寸上頂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二分上下四方通孔

徑九分玄漆匱玄漆趺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與底齊趺方一尺厚三寸皆用古尺古寸以光漆題謚號於背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 後漢 晉 後魏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 菆則牛反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鄭駮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鄭志張逸問許氏

興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晉劉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板板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令板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

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

主之丈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别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逹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

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追加易主附　周　魏　東晉　大唐

周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西方長老之處尊之也春秋左氏傳疏曰主祏於宗廟言宗廟有祏室所以藏神主○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

別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蜀譙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戶之南爲在戶上也東嚮以南爲上○東晉尚書符問太常賀循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應共處七室埳中當別處陰室循上曰謹按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同太室循又按漢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埳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於埳下禮天子達嚮者牖也謂夾戶之窓古者帝后異廟今者共堂別室制度不同疑室戶亦異又按古禮神主皆盛以石函餘薦籍文不備見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又瑯琊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

改神主訪賀循云瑯琊典祠令孫文立議使者奉主及冊命詣中閤中人受取入内易著石函中故主留於廟閤新主出廟國官拜送如文議則非於行廟受冊循答曰崇謚敬后宜立行廟以王后之號有加常尊輕重不同則宜禮有變故既立行廟則常主宜出居座位臨加冊謚而並易以新主則主宜還埋故廟兩階之間又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毁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

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曰漢代帝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於是會稽王昱等奏四祖同居而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按賀循與王導書云代祖武皇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既七而有楊元后之神時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刁協按元皇后於太廟東陰室中安神主不增立一室

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藏以帛囊白縑裏盛如婚禮囊板板與囊合於竹箱中

以帛緘之檢封曰祭板○大唐永徽中禮部尚書許敬宗奏皇祖弘農府君廟迭毀謹按舊議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萬國宗饗有所從來一朝埋藏事不允愜又按晉博士范宣欲別立廟宇方之瘞埋頗協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今謹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廟制與古不同共階別室西方為首若在西夾之中仍取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弘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

迭毀臣參議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弘
詔從之
兄弟相繼藏主室
晉太常華恒被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恒按前議以爲七
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
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
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
前太常賀循等並以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以爲

廟當以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三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繫之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禰而已准之前議知以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旁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章郡潁川宜全七代之禮按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以上別立三室於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於禮爲安驃騎長史温嶠議惠懷愍於聖上以春秋而言因定先後

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准於祖禰然非繼
體之數也按太常恒所上欲還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
謂是恒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溫
嶠爲王導答薛太常書曰省示并博士議令明尊尊不
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
懼所以取譏於春秋令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
而下愍帝於東序若按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
爲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按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
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又荀松與王導
書曰三年當大禘愍帝以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此君即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
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便重四代所以爲
疑處也答曰意謂君位永固無復暫還子位之理惠帝
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
重四君耶今廟尚居上祀何得居下若暫下則逆祀也

孔衍議別廟有非正之嫌似若降替不可行也博士傅
純議云議者既欲據傳疑文又欲安之陰室據傳則所
代爲禰陰室非禰所處此矛盾之說夫陰室以安殤主
北向面陰非人君正位更衣者帝王入廟便殿當歸盛
位漢明以存所常居故崩以安神而議者謂畢於陰室
實所未喻惠懷愍宜更別立廟元帝崩温嶠答王導書
云近詒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令坎室
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

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毀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議令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爲一代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於恩既順於義無否至於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於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令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亶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

移廟主

東晉孝武泰元十六年改新太廟立行廟移神主祠部郎傅瑗問徐邈其儀答曰禮祫祭祝迎四廟之主又國有大故斂羣廟之主於祖廟尋文求旨蓋亦同時既出坎而不殊謂可同時告奠奠訖次引大駕鹵簿列於外左右侍衛各從神輿不復待一主入室迎一主也其陪位者每神輿出輒遥拜致敬還引既畢乃辭退特還主之晨宜依告以設奠而啓鼓嚴之節瑗又問今既啟嚴

復應奏解嚴不邈云吉凶有事可相比方者山陵每啟嚴而不解嚴嚴是還主之節不可以不告解嚴自爲軍徒休息何取於告神乎瑗又問四府君室狹不容四座可以户外張幔不邈云室狹不容四座户外張幔可謂禮從宜初武帝咸寧三年燕國還廟主當之國時博士孫毓按禮凡告事以特牲又禮盛主以簞笥載以齋車即古之金輅也每舍奠焉又禮廟事考妣同席共饌一尸而祭以神合爲一也今王之國迎廟主而行宜以發日夙興告廟迎主令無齋車當以犢車二主同車共祠合於古宗祀國還掌奉主祏當侍從主車在王鹵簿前設導從每頓止傅主車於中門外左設脯醢醴酒之奠而後即安之

師行奉主車 夏 周

夏啟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誓師云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祖謂遷主）○周制記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然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反必告設奠卒斂

幣玉藏諸兩階間乃出蓋貴命也

立尸義　夏　殷　周

尸神象也祭所以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事乃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也又云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若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

人抱之無孫則使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戶郎反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者取於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延尸於外戶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士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也以孫與子昭穆同爲君尸者大夫士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事也國君或時幼小不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也尸必式禮之也乘必以几尊者愼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

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中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也祝迎尸於廟門之外者象神從外來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公卿大夫孫行者為尸一云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為其太尊嫌敵君故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周公祭太山而以名公為尸者外神賓主相見敬之道不嫌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也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

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夫婦共尸者婦人祔從於夫同牢而食故共尸也始死無尸者尚如生故未立也檀弓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也封彼驗反）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說曰按鳧鷖詩美成王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

也其詩五章每章有公尸鄭玄以初章爲宗廟其二爲四方百物其三爲天地其四爲社稷山川其五爲七祀則是周代大小神祀皆有尸也至於周人輕重各因其象類又按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是三公之類也又秋官職祭亡國之社以士師爲尸是刑戮之義則其餘亦可知矣○議曰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有祭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不封不樹焉有手搏食焉有同姓婚娶焉有不諱名焉

中華地中而氣正人性和而才惠繼生聖哲漸革鄙風今四夷諸國地偏氣獷則多仍舊具邊防序中自周以前天地宗廟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漢以降中華則無矣或有是古者猶言祭尸禮重亦可習之斯豈非甚滯執者乎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祭之宴好敬之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禮摠文成帝時其國猶在代北又按周隋蠻夷傳巴梁間每秋祭祀鄉里美鬚面人迭迎爲尸以祭之今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有以知古之中華則夷狄同也

通典卷四十八

通典卷四十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九 吉八

時享薦新附 虞 夏 殷 周 漢 後漢 魏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故禮記云霜露

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感皆以孟月無常日擇月中柔日卜得吉則祭之敬之至也○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云此夏殷之法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滌蕩猶搖動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灌謂以珪瓚酌鬱鬯始獻神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其禮備陳於下）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

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尸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嫌也於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啓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

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户西南面主在西東面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鄭玄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外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隋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獻及下同鐏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

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獻鐏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視陳此設饌之禮非謂即食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机於傍故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户内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斝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斝又取腸間脂爇之蕭

合羶薌鄭云羶當為馨字之誤燎於爐炭所謂臭陽達於墻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斝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壺鐏盎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獻之籩豆又以玉爵酌壺鐏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尸皆作樂如初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鐏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亦鐏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籩尸飲七王可以

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户内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饋食象罇之盎齊以獻尸曰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瑶爵酌壺尊醍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於下之義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

冕而撫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位云用璧角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餕之文王世子云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鄭玄注云上嗣祖以上厥明更以一牢繹於祊於廟門之外而行其禮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氷春分方溫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氷左傳曰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先薦寢廟而後食四月以彘嘗麥麥之新氣方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七月登穀黍稷之屬

於是月始八月嘗麻九月嘗稻皆初熟而先薦之十二月嘗魚此時魚得陽氣潔美○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顏師古曰禮記仲夏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此櫻桃也諸果之獻由此興○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尊

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
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
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
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
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
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
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
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

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氷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季冬之月天子乃嘗魚先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

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其日前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衮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禄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脱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禄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禄勳終獻○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

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此皆當時所上無典禮之制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祖諸帝嘗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祠帝乃勑章郡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嘗奉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祭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

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猶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异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鉶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止於一鉶即禮爲乖請加熬油蓴羹一鉶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

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祖考來格殷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朝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合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俎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別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

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頗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時禴於太廟但朝典初改衆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饗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勑太常合尅日以聞○北齊制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

並設庭燎二所○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
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
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菹兎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
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
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祫之禮並准時
享○大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
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
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

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

仲春薦冰亦如之

祫禘上虞　夏　殷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

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按鄭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按春秋魯僖公宣公定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

後各自數每至二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太宰太宗太史師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玄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

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次百司所供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按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加謂於上陳之籩人陳四籩之實朝事之籩有麷熬麥也音豐蕡熬枲實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之似虎形者膴膴生魚為大臠火吳反鮑魚鱐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魚鱐者析乾之魚鱐音所求反饋食之籩其實有棗栗桃乾穄乾梅也音老榛實似栗而小加籩之實菱芡栗脯四物各二籩凡

八籩也羞籩之實糗餌粉餈謂粉稻米黍米合烝之爲餌餅之則爲餈恐餌餈粘著故以糗粉藉之糗熬大豆也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醓音毯肉汁也昌本麋臡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爲菹醢之有骨者爲臡音泥菁菹鹿臡茆菹麋臡菁蔓菁茆鳧葵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音騾醢脾析蒲佳切醢脾析牛百葉蠯蛤也蜃蚳醢蜃大蛤也豚拍魚醢豚膊骨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菹鴈醢箈箭萌甘臺筍菹魚醢筍竹萌也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餈也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酏音移臅昌欲反醢人共音供

下同五齏七菹醯醬等鹽人共苦鹽顆鹽散鹽今海鹽也小史叙

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罇彝共牢

犧彝黃彝司罇彝云秋嘗冬烝祼用犧彝黃彝注犧彝畫禾稼黃彝黃目罇也謂以黃金為目設於罇上以祫在秋故用冪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

鉶羹鑊所以煑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升於鼎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成

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束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玉齍

玉敦音對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

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命者是也九服內

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則削蒲蒻展之編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司服共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教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

之南室戸之内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戸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本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之奥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本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逸禮文　按禮器云周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是也　用九獻王服衮冕

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王乃珪瓚酌斝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樂章歌九功之德詩用清廟次后以璋瓚酌黄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奏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

焉路鼗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為大韶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注云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以告神而殺牲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是也王乃親執鸞刀啟其血毛謂耳傍毛也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也幽謂血全謂色純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

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隳祭於主隳謂分減肝膋以祭主隳音許規反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尊者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同

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大司樂帥瞽人登歌之時小師先擊拊堂下管奏時先鼓朄音允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按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樽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

尸主禮器云設祭於堂鄭玄云設饌於堂人君禮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注郊特牲云天子奠純斝此時又取膟膋及黍稷焫於蕭合臭陽達於牆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罇彝云

（朝獻用兩著罇元云變朝踐為朝獻罇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玄注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及諸臣已下致爵乃設席）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玄注司罇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緣此處生平待賓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揔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所謂八佾）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

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嗣舉奠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通前九十二獻亦得做天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也然後燀胞上許春反下音炮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為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杜注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是也又鄭玄注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前期

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卜日之儀如祫祭其典祀奠酒充人展牲太宰眡滌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奉牲牢司烜共明水及籩人等共醢醢冪人共冪亨人陳鼎鑊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盛蕭茅九嬪内宰共后玉齍玉敦典瑞共祼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祭服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褘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祼獻之儀璧角之加爵朱干玉戚之親舞血腥爓孰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

次脺骨制祭祊室繹堂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詩周頌云雍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也又逸禮記禘於太廟禮云毀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一尸又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也其神主位按鄭玄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

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圖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其實太祖文武廟三尸也故云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故大司樂云黃鍾爲宮以下等樂云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鄭玄云人鬼謂后稷也迭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然後合樂而祭焉則不據文武也其

裸鐏用雞彝鳥彝司鐏彝云春祠夏礿裸用雞彝鳥彝以禘在夏故也朝踐用兩犧鐏再獻用兩象鐏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謂后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王以下穆主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祼謂之晨祼次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每廟各行上禮以其禮煩難可一日而畢又乖朝踐之義繹祭則同一日以其禮畧故可同日而畢○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

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玄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按禮記禘於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内傳云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毁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毁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毁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徳為殷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昭明也禘之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

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祫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表準正論曰先儒或為同或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

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祫禘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記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

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説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

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

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表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

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别禘祫遠近則非也○晉武帝太始中尚書杜元凱議稱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内時明矣故今礿祀烝嘗於是行

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祫譏貶之文著焉徐禪按杜議行武皇崩明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　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内庾氏既葬之後殷也　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　安帝義熙三年當

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啟不允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

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其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令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還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令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謚議

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

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

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十八 史部

通典卷五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十 吉九

禘祫下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爾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十二烝祀太學博士徐道娱議曰按祫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間也周

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文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　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未禫

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謂

大明七年徐宏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

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祀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士徐乾據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祀是不專用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還用孟秋於禮無違詔可○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毁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

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議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

閻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往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議論禘祫詳

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問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

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圓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圓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

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㫖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於太

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

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然後祫禘從之○大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義互文莫能決斷大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於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

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璨議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

烝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按禮記王制鄭玄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

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帝故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十月祫至

甲申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高堂隆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以為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

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雖小有愈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整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審最為憑準以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

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為允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於其室時禮官太常卿韋縚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為昭穆唯鄭玄云禘各於其室若如鄭旨即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於周經請依古禮王肅等議序列昭穆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

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則時享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嚮

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為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配天太廟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者故太祖東嚮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饗太廟伏請據魏晉舊事為此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為別廟至祫禘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

則宜別為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徳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令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為宜勑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顔真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縁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

悌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
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
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
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為
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為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為太
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
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

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

實深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按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文王及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以前神主據以上數過五代即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命太祖之後迭毀上升藏於二祧者雖百代禘祫及之伏

以獻懿二祖則太祖以前親盡之主也據三代以降之
制則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則太祖以下毁廟之主也
則公羊傳所謂已毁廟之主陳於太祖者是也謹按漢
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玄成議太
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北園孝惠神主
遷於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以前之主瘞北園禘祫
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也孝惠遷於太祖廟明
太祖以下子孫則禘祫所及則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

比也自魏晉及宋齊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於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代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於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不及國朝始饗四廟宣光并太祖代祖神主祔於廟至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

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嚮位於是始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祖祔廟弘農府君乃藏於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皇於西夾室開元十年玄宗特立九廟於是追尊宣皇帝為獻祖復列於正室光皇帝為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於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三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唯不造弘農府君神主明

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三年祔玄宗肅宗於廟遷獻懿
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嚮位次獻懿二祖爲是
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
二年十月將祫饗禮儀使顔眞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
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西尊位請准東晉蔡謨等
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嚮以懿祖於昭位南嚮以太祖
於穆位北嚮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
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准臣嶸等伏以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以為親盡之主太祖以當東嚮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請宜效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於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嚮之尊庶上守貞觀之定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為太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

也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毁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毁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違王廟之制於是有虚太祖之位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毁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違王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虚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末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

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之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

王也請築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為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藏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

稷契始封為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
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
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此則鯀之親盡其主
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於始
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
其太祖以上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
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於史冊其
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周北齊隋故事及貞觀明慶

開元禮所述禘祫並虛東嚮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自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代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太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己申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鯀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三祖於興聖廟及請别築室至禘祫年饗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及欲藏於西夾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為不可輒敢據正經考論舊

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嚮司勲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葢為收是族人東嚮之主亦由是也若祔於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享何主乎合食永閟比於姜嫄則推祥禖而無事於禮夫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制別祭之廟

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玄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祏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祏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祏室未有準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為祏室可據所以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傍居考理即心恐非允叶令若建祏

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變之正禮動之中者焉京兆府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嚮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在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氏廟數未足之時而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

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
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唯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
食以爲説欲令征西東嚮均之數者此最不安且蔡謨
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征西東嚮
之一句爲萬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
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居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
則別築一事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曾祖也昭穆
有序饗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

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為臣以為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焉是以分食奚疑於二祖乎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僚所議考其意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饗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議以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

殊乖禮意事不足徵也唯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合於禮者之體而得變之正也

功臣配享 殷 周 漢 魏 晉 梁 大唐

殷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夏官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王功曰勲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人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理功曰力制法成理若咎繇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尚多前勇謂敵功多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大功司勲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秩以為位次功臣配享於先王象生時侍讌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

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牲體前貴後賤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共用死國用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令進三

爵於配食者可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之禮叙六功之勲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勲如伊尹功如吕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

異代也然則伊尹於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
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咎繇伊尹吕尚猶或未
及凡云配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
馬石苞等議魏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
合事理○梁武帝初何佟之議曰禘於夏首物皆未成
故為小祫於冬萬物皆成其禮斯大近代禘祫並及功
臣有乖古典請唯祫祭乃及功臣從之○大唐貞觀十
六年有司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

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
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
粢豐盛礿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
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
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
烝爲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而
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之
大小小則人臣不與大則兼及有功禮禘無配功臣誠

謂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通典卷五十